

六场现代戏曲

歧路恨

编剧 褚葛旭荣

中国戏剧家协会河南分会

六场现代戏曲

歧 路 恨

编剧：

诸葛旭荣

1983年3月3日

人 物

（按出场先后为序）

田羽生 二十六岁，平阳市建筑公司工人

胡亚菲 三十四岁，女流氓

长 毛 男流氓

田 母 五十六岁，田羽生母亲

李金雁 二十五岁，工人，李从实女儿，田羽生未婚妻

韩梅英 四十六岁，街道办事处主任，李从实爱人

何平生 二十五岁，公安局民警

李从实 五十岁，市公安局局长

安太吉 六十岁；山区天池大队社员

公安干警：二至三人

医务人员：若干名

流 氓：甲乙

序

[时间：一九七九年仲夏，一个星期六的深夜；

[地点：平阳市百货大楼楼前路灯下；

[场景：入夜的城市剪影，灯疏星稀，暗淡的灯光照着路面，赶路的行人，散步的情侣偶有路过。

[田羽生在路灯下踱来踱去，不时张望大楼阴影处。

(合唱声起)

一阵风荡起那树影千迭，

一片云遮住了这轮明月。

路灯啊——

您不怕沉沉寂寞，茫茫黑夜，

将淡淡光明，投向漫漫长街。

照亮那歧路荒野，

走夜路之人，难酬您呕心沥血。

(田羽生接唱)

路灯啊——

莫要理我，莫要问我。

羽生我羞见那皎洁明月。

被胁迫来放风盗表行窃。

心忐忑总觉得人矮半截。

我象那只飞蛾在扑火，

飞颤颤凄惨惨可怜一只小蝶。

[幕后传来一声清脆的玻璃破碎声，

一声响吓的我心胆惧裂。

〔长毛和流氓甲匆匆穿过，胡亚菲跟上。

田羽生 （心情紧张的）怎么样了？亚菲。

胡亚菲 （得意地）活做的痛快，你看。（出示手表）国外进口的，全是坤表。

田羽生 （长吁一口气）我方才吓出了一身冷汗。

胡亚菲 （不以为然地）你这是头一回跟我们干活，以后多干几回就好了。

〔长毛慌忙跑上

长 毛 菲姐，公安局的摩托车开过来了。

田羽生 （大惊）啊？

〔二束摩托车灯光扫过舞台

胡亚菲 （一惊）不好，快跑。

流氓散下，羽生慌作一团，呆依在电线杆下，胡亚菲复上，拉起羽生，佯装情侣，慢慢步下。

幕 落

第 一 场

[时间：紧接前场，星期日上午，

[田羽生家，一些简单家具。窗外，白云浮动，绿柳轻摇，文峰塔等建筑物依稀可见。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启幕。

田 母 （上唱）

擦罢了桌抹罢椅，
急忙又把竹篮提。
先割肉后买鱼，
葱姜大料置办齐。
李呀李金雁儿的未婚妻，
一会就要来家里，
老婆子我越想越欢喜，
就好象吃着冰糖
含着蜜。

（欲下）

田羽生 （田羽生同胡亚菲上）妈。

田 母 （见胡亚菲不高兴地）唉，亚菲来了，坐吧。

胡亚菲 （殷勤地）您老不赖吧？（上前搂住田母胳膊）

田 母 我是操心的命，总担心羽生他自由惯了，干不好工作。

胡亚菲 不于工作指什么吃饭啊？

田 母 是啊闺女。羽生，一会金雁就来，我去买点菜。

（下）

田羽生 那些手表都藏好了？

胡亚菲 瞎嚷嚷啥，（四处一望）干这活你还没入门哩。

田羽生 我觉得现在干这个……

胡亚菲 怎么样？

田羽生 我一想起来就……

胡亚菲 就害怕？

田羽生 反正我觉得有点黑心。

胡亚菲 黑心？哈……哈，黑啥哩，有钱才是真的。

（掏出一块手表，往空中一抛又接住）瞧见没有？
才进口的（在羽生面前一晃）怎么样？

田羽生 这可是犯法呀！

胡亚菲 什么犯法不犯法，就说你吧，没有钱怎么养活你的老娘，恐怕连你那心上的人也得吹。

田羽生 我觉得，只有自己挣来的钱，才花的顺当。

胡亚菲 花的顺当？好，拿来吧。（伸一只手在羽生面前）

田羽生 （不解地）拿什么？

胡亚菲 钱啊，五百元钱。

田羽生 五百元？

胡亚菲 就是你偷开汽车，撞伤行人，包赔养伤借我的五百
元钱。（恶狠狠地）拿来吧！

田羽生 （无奈地）亚菲……

胡亚菲 姓田的，你出车祸的时候，怕吃官司，你一伸手，我就给你五百，顺当不？哈哈，我告诉你吧，那五百元也是这么来的。（两手一提，作偷动作）

胡亚菲 哼！……

（唱）你私开车撞伤人犯下大罪

我为你托人情从中解围。
菲姐我为朋友刀插两肋，
讲义气有胆量敢作敢为。
文革中我也曾走南闯北，
闹造反掌大印响过惊雷。
虽说是事过境迁意愿相违，
也不能身上压个大石碑，趴在庙前当乌龟。
田羽生你不是无能之辈，
会打拳能舞棒一身虎威。
没想你过夜的啤酒乏了味，
为什么放着美酒不干杯？
鸟儿会上天，鱼儿会浮水，
咱哥们不能上天不会飞。
翻墙头跳窗户到库房以内，
咱也能满载而归。
(递表)给你。

田羽生 给我？

胡亚菲 昨天晚上你在外面放风，挺辛苦，给你一块，保存好，现在不能出手。

田羽生 (不接)

(唱)羽生我性直口快心不做鬼，
她的话好叫我难辨事非。
莫非是做人都要敲骨吸髓，
人无情事无理不要法规？
难道说损人利己也为美？
人要富就应当都去做贼？

背后里人骂咱无赖之辈，
我问你这有何乐又有何为？

胡亚菲 （动色地）哼！

野蚊子咬秤砣你好硬的嘴，
怎奈是一日行盗终生是贼。
大冬天吃冰糕装什么好胃，
量你这入笼的鸟儿有翅难飞。

田羽生 这……

胡亚菲 （把手表按在羽生的手里）拿着。

〔长毛跑上

长毛 菲姐，公安局的人又往百货大楼去了

田羽生 （有些担心地）要破案了吧？

胡亚菲 放心，他破不了，活做的干净。长毛，走，看看去。

〔胡亚菲与长毛下

田羽生 〔追胡亚菲还表，胡已走远，看看手表，心情沉重地

（唱）都怨我一念差逞能放纵，
偷开车到郊外撒野兜风。
出车祸撞伤人大煞风景，
胡亚菲她为我周旋说情。
包养伤她借钱解我急难，
到如今这笔款无力还清。
昨夜里她逼我前去放哨，
我寻词推托她二目圆睁。
说我不义气胆小如蝇，
说我是窝囊废坐吃天饼。

说话间胡亚菲雷霆大动，

被逼迫我无奈为她放风。

罢……罢……

看起来跳到黄河难洗净，

我只得藏手表遮掩隐情。

〔将手表放入衣柜棉衣口袋内。田母提菜上。〕

田 母 羽生，你找什么？

田羽生 （忙关上衣柜）我……我找那件衬衣。

田 母 上星期天金雁来，不是拿走补了吗？

田羽生 我忘了。

田 母 昨晚上没回来，干啥去了？

田羽生 替别人值夜班。

田 母 替夜班也不回家说一声，妈挂记了一夜。

田羽生 妈，我又不是小孩。

田 母 羽生：

（唱）这两年常为你牵肠挂肚，

妈怕你不学好误入歧途，

你爹死后撇下咱孤儿寡母，

我把你当成了掌上明珠。

你好比乱风雨中长成的树，

妈担心你身子不正枝叶枯。

指望你长成人能走正路，

当一个好工人我心满意足。

田羽生 妈您就放心吧。

田 母 能放心那就好了。

〔屋外有人打口哨，羽生留神听了听。〕

田羽生 我出去一下。

田 母 又干啥去？

田羽生 我一会儿就回来。（跑下）

田 母 羽生——羽生，这孩子！

〔田母拾掇菜，李金雁上〕

李金雁 大妈。

田 母 哟，金雁。刚才还念叨你呢，快坐下，羽生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李金雁 羽生没有去上班？

田 母 不安心工作，说什么和泥搬砖没出息。

李金雁 干什么工作都一样！行行出状元嘛！

田 母 是啊，他爸爸活着的时候，还是建筑公司的劳动模范呢！

李金雁 大妈，（从提包里掏出一件衬衣）这是羽生的衬衣，补好了。

田 母 （接看）还是有机子快当，扎的真匀实。

李金雁 我想把您和羽生的棉衣裳拆洗出来，要不一到冬天又该着急了。

田 母 （感动地）不啦，尽让你受累，我心里过意不去。

李金雁 大妈，这不是应该的嘛。

田 母 应该，应该。你这一说，我浑身都热乎乎的，金雁你坐着。我去收拾一下，咱们做几个菜吃。

李金雁 您歇会儿吧，我去。

田 母 我去，我去。

〔田母跑着进厨房，下〕。

李金雁 瞧把大妈高兴的。

(唱)老人家她对我十分慈爱，

她的心事我也明白。

在山村和羽生相处五载。

爱情的种子在心里埋。

凌霄寺遇坏人为非作歹，

羽生舍身相救免祸灾。

危难中搭救我恩深似海，

我才把情与爱吐出胸怀。

回城后俺两个相亲相爱，

前进路相互帮共同关怀。

我为他身心暖把棉衣翻改，

[从衣柜取出棉衣，展开，拆线。手忽然触到什么，放下剪刀，从口袋中取出手表。

李金雁 呀！一块手表。

[对表思索

(接唱)见手表我的心中费疑猜。

我问你表啊表谁把你戴？

你光会走不会说我也明白。

大妈她对手表并不喜爱，

田羽生带坤表也不应该。

一定是为订婚才给我买，

一家人又何必破费钱财？

手表虽小，有情有爱，

先收下这礼物我另有安排。

我攒钱为他把自行车买，

你有情我有意礼尚往来。

(玩赏手表)他现在还对我保密呢,一会儿,我也让他着着急。

[金雁将手表装入口袋,田羽生吸烟上

田羽生 (见金雁,忙扔掉烟)哟,雁子飞来啦。

李金雁 今天我歇班。

田羽生 (发现棉衣)哟,你怎么把它拿出来了?(欲收棉衣)

李金雁 (按住)我给你翻翻新。

田羽生 大热天倒估棉衣干啥?

李金雁 瞧,多脏(故意抖棉衣)

田羽生 (急)慢点、慢点。

李金雁 (假装不解地)怎么了?

田羽生 不怎么(旁白)把手表抖出来就麻烦了!

李金雁 (旁白)他还对我保密呢?(嬉戏地)称这棉衣倒成了宝贝了。

(唱)难道说这也要小心轻放,

摔摔打打有何妨?

田羽生 我怕你摔打破了。

李金雁 (唱)羽生啊,你不要装模作样,

想必是其中有名堂。

田羽生 (故作镇静)旧棉袄有什么名堂啊?

李金雁 (唱)旧棉袄有口袋能把东西放。

田羽生 啊?

李金雁 (唱)一定有无价宝在里面藏,

田羽生 没有,没有。

李金雁 你没有骗我?

田羽生 (心虚地)没……

李金雁 （唱）我把它拿出来请你欣赏。

（出示手表）

依我看这手表很不寻常。

田羽生 （急）你……你怎么把它翻出来了。

李金雁 你是故意瞒我的吧？

田羽生 不是，不是。

李金雁 （玩笑地）

（唱）你为何藏起来不声不响。

一定是要送给那位姑娘。

田羽生 不不（转念一想）对对，我是想送给你的。

李金雁 其实我早就猜着啦。

田羽生 （松了一口气）我没给你说，怕你不要。

李金雁 你买的，我还能不要？不过，往后可别花钱买东西了。

田羽生 （脱口而出）没花钱。

李金雁 没花钱？

田羽生 （自觉语失）我是说这不算花钱。

李金雁 还不算花钱？这种表少说得二百来块，你能挣几个钱？

田羽生 我慢慢攒呗。

李金雁 那好，这表我要了，过些日子我也送你一件东西。

〔金雁将手表装入口袋，羽生想要回手表，但又不好开口。〕

田羽生 你……你可别丢了。

李金雁 丢了什么也丢不了它呀（随手从桌上拿起一本书）

羽生，我给你借的书，你都看完啦？

田羽生 这些天太忙，没顾上看。

李金雁 那，我让你看一样东西。

田羽生 （惊）你！

李金雁 忙，又是忙。依我看是你思想有问题。

田羽生 思想有啥问题？

李金雁 不安心工作是不？

田羽生 咳！这叫我咋说来！

李金雁 羽生

（唱）干工作岂能论贵贱肥瘦

建筑工又怎说低人一筹？

吃尽了千般苦把幸福造就，

没有这一砖一石那会有大厦高楼？

羽生啊，

推土机一铲一铲填平深沟，

大卡车运砖瓦来往不休，

卷扬机轰轰隆隆凯歌奏，

好似那高音演员放歌喉。

我爱工地，爱架手，

更爱你的身影在里头。

建筑工有一双回天妙手，

号声中平地起一片金瓯。

羽生啊，

这堪称的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

田羽生 我一定听你的话，干好工作就是了。

李金雁 说到做到？

田羽生 一定。

[胡亚菲上

胡亚菲 羽生。

田羽生 (微露惊慌) 亚菲。

胡亚菲 (察眼观色) 这位是……引见引见吧。

田羽生 她是李金雁。

胡亚菲 吔，是挺漂亮，怪不得……

田羽生 (打断亚菲) 这是亚菲。

李金雁 请坐吧！

胡亚菲 谢谢！

李金雁 那好，我去帮大娘做饭去。(下)

田羽生 亚菲，有事吗？

胡亚菲 (用手捂嘴，指指手表)

[亚菲盯住羽生，羽生慌促，特写光。

幕 落

第 二 场

〔两天以后，晚上。〕

〔李从实家，会客室内有沙发，茶几，布局得当，有门通向内室，房前两池花草，池中美人蕉宽大的叶子交错伸展，托出几朵肥硕嫣红的花朵。〕

〔启幕时，金雁由内室急上，韩梅英追上，踱来踱去。〕

韩梅英 金雁，我的好闺女，人家何平生可是好青年，

（唱）何平生青年民警志气大。

学侦察练擒拿投师你爸，

他斗争坚决能写会画，

他也曾立功受奖戴过大红花。

这样的好后生人人敬爱，

田羽生和他比实是有差。

李金雁 （唱）我的好妈妈，

您夸平生俺不恼

为什么偏偏挑剔羽生他？

韩梅英 金雁，世界上的事情，可是复杂的啊，不能只凭感情用事。

李金雁 （赌气地）妈，我的事不用您管。

韩梅英 （耐着性子）金雁，妈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去？

李金雁 您说的不对让我咋听？

韩梅英 你……

（唱）你不要架起锅等豆子准备吵架，